



ZHONGSHEN JIANJIN

终身监禁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终身监禁！

失去灰色的黑◎著

这是一个以宽容和自我救赎为主题的故事。

年仅十一岁单纯善良的她为何要杀害自己的亲妹妹？

无辜的女孩为何会陷入连环血案？

姐姐是被社会判下终身监禁的女孩却爱上掌声中长大的英俊少年，他们能冲破世俗走向美好吗？

妹妹是善良柔弱的女孩却爱上阴郁少年，他们能克服性格差异走在一起吗？

当爱与恨相矛盾，当宽容与复仇相抉择，当情与法相碰撞，

这一切将何去何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失去灰色的黑◎著

ZHONGSHEN 终

身

监

禁 JIANJIN

禁 監 終

THE END OF THE WORLD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禁 監 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身监禁 / 失去灰色的黑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29-00757-7

I. 终… II. 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430 号

终身监禁

ZHONGSHEN JIANJIN

失去灰色的黑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1
责任校对: 周玉平
装帧设计: 八 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47 千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757-7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终身监禁！

目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 血案惊城

025 / 第二章 / 命运的重逢

041 / 第三章 / 冰与水

057 / 第四章 / 命运的狂澜

081 / 第五章 / 真实的谎言

101 / 第六章 / 归来

121 / 第七章 / 姐妹 PK

149 / 第八章 / 毁灭与重生

181 / 第九章 / 双生花

221 / 第十章 / 原罪

271 / 尾 声

第一章

感情是把双刃剑，往往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就是自己付出感情最多的人！

血案惊城

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终身监禁！

她重重地写下了这个题记，悄悄的，一缕晚风携带着黑夜的寒气轻轻拂动她的青丝，旋臂式台灯的幽幽灯光下，她一汪清水般纯净的眼白中渐渐染上了血丝，双鬓渗出的汗水在黑夜中晶莹发亮。从远处看这幅画面，就像一个绝美哀怨的幽灵被囚禁在深山客栈中。

猛然，颤动的笔尖捅破了稿纸，她的心一阵痉挛，泪水仿佛是荷叶上摇曳的露珠，再也支撑不住地滑落，渗进蓝黑色的墨迹里，渐渐洇染开来，留下刺青一样夺目的印痕。

那一幕又像鱼叉一样戳入她的心口，它是永远像显微镜下的叶片一样纤毫毕见的心理印痕，是永远像冷柜中的鱼一样新鲜的伤口。没有人会相信那一幕会是真的，包括她自己——这就是偶然的巨大力量！她用很多个必然因素创造出来的辉煌前程，就被这么一个偶然毁灭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忍的！不过她坚信人不能选择命运，却能改变命运。

偶然？对，就是那个偶然！

改变命运？她能打动时间这个残酷的判官吗？

窗外，细雨霏霏，洒落的花瓣在雨水汇成的溪流中漂浮。在这个春日安静的午后，厉咏曼的心绪却像这阴云沉郁的天空，紊乱而压抑。她站在医院的走廊上埋着头，焦虑的脸上挂满了泪珠，母亲刘娜站在一旁严厉地批评她：“叫你不要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玩，你就是不听，小晨如果摔成了残疾，看你怎么办！”

大约几分钟后，一个穿着仿狐皮大衣，挎着能以假乱真的香奈儿皮包的中年女人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厉咏曼母女面前，她就是钟小晨的母亲——钟晴。

“真是对不起，我应该多教育小孩不要去危险的地方玩，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刘娜脸上堆满了歉意，愧疚地向她道歉。穿着朴素的她虽然在“名牌”面前显得土气了

些,却越发显得真诚和淳朴。

“你怎么教小孩的,不会教就不要生啊!我们家小晨如果落下了什么伤,我这辈子都和你没完!”和她的礼貌相反,钟晴蛮横得像头野兽。

刘娜的脸色稍稍一变,但终究没有做声。

时间在众人屏气凝息、翘首期盼、虔诚祈祷间无声流淌,走廊里,刺鼻的药味和消毒水气味钻进人的神经里,加剧了人们的烦躁和不安,终于,医生千呼万唤始出来……

“医生,我女儿怎样了?”钟晴急迫的声音穿透了稀薄的空气。

医生摘下手术帽,用职业性的语气说:“您的女儿先前流血太多,如果不输血就会有生命危险。”

“输我的,输我的!”钟晴打雷般接话道!

医生带着钟晴去验血,过了一会儿,化验结果出来了。

“我的血型符合吗?”钟晴急切地开口,空气仿佛也变得紧绷。

医生顿了片刻,丢出一句铁球般沉重的话:“很遗憾,您的血型不符,您女儿的血型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血型,叫 RH 阴性 AB 型血,这种血就是日本电视剧《血疑》中女主角的那种血型,非常的罕见!比例只有万分之三!”

钟晴脸色骤然变白,她迅疾地伸出双手死死拽着医生的白大褂,快要哭了出来:“医生,难道没别的办法了吗?我家的亲人里也没人有这种血型啊!”

“办法当然是有的,找到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她父亲那边的亲属给她输血就行了!”

钟晴脸上忽地现出一丝窘迫,她双唇哆嗦着:“医生,还有别的办法吗?除此之外还有方法能救我的女儿吗?”

医生无奈地笑了笑:“不好意思,没有别的方法了,您与其找我,不如去找孩子的父亲和那边的亲属吧。”

钟晴怔怔木立,泪水忽地滑过双腮,使她原本就惊惧的面孔更平添几分苍白,她再也不顾及颜面,哭诉道:“这孩子是我年轻时的私生女!我到哪去找她的父亲?我找不着她父亲啊!呜——呜——医生,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求您一定要救我女儿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

“哎——可怜啊,可怜。”医生同情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那就没办法了,医院里也没这种血型!”

“医生,您刚才说什么血?”刘娜接话道。

“是 RH 阴性 AB 型血,非常的少见。”

“我的女儿就是这种血!”

“真的?有这么巧的事?”医生满脸写着惊讶。

给厉咏曼验血完毕，果然不假，两个女孩的血型相同。

输血完毕后，忽地一个疑问闪电般劈过钟晴的脑海，她惊急地问刘娜：“你女儿是RH 阴性 AB 型血，你难道不是？”

“我不是，她的爸爸是这个血型！”刘娜随口接道。

刹那间刘娜的面色变得失血般惨白，她失态地将嘴张得老大：“您刚才说您女儿是私生女，而我的女儿和我丈夫又是这种特殊血型，难道……不可能！不可能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给两个女孩验DNA！”钟晴面色严肃，语气坚决。

两个女孩被送去验DNA，两个母亲在走廊上焦急地踱着步子，此刻，一分钟仿佛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化验终于完毕了，医生走出来引爆了两个女人心中的定时炸弹：“根据DNA验证结果，可以肯定这两个女孩是亲姐妹！”

空气是凝固的，两个女人脸上的表情也是凝固的，她们没有流泪，只是成了失语者……

当天，钟晴去厉家闹了个底朝天，刘娜左哭右哭，厉天雷好说歹说，终于，厉家用三万块打发了钟晴，这对钟晴来说或许是个结束，但对厉家来说噩梦才刚刚开始！

此后，对厉咏曼来说她的家已经绝不同于往常形式的家，以前一回到这个家，她仿佛一只小鸟拥抱蓝天那样惬意，美妙。可现在，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已经横亘在厉家的空气里，猜疑、怨恨、屈辱在这变质的空气里疯长，母亲的痴呆或咒骂，父亲的忍受或爆发都牵动着她幼小的神经，她仿佛置身于一个特殊形式的战场，虽然没有鲜血，可她的心却在滴血；虽然没有硝烟，可她的呼吸却沉重得快要窒息；虽然没有武器，可父母恶毒的辱骂却变幻成千万把利刃，寸寸割心。

阳光闪闪，绿草茵茵，晨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泥土和重新粉刷的油漆相混合的气味，孩子们洋溢着纯真的笑脸，戴着火一般耀眼的红领巾走进教室，清新纯美的校园是令孩子们期待的，体伤痊愈的钟小晨更是如此，刚踏进校园，她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厉咏曼，在校园里她最期待的不是象牙塔般的环境，也不是朗朗的读书声，而是两个小女孩之间那真挚纯美的友谊。

“咏曼，怎么才一个月没见，你的身体和脸色看起来差了好多啊，不会和我一样受伤了吧？”钟小晨凑上前去，语气关切而又热情。眼睛像水晶般一闪一闪。

“我是受伤了，我的心伤得不轻！”厉咏曼的表情大出她所料，她的表情应该用冷若冰霜来形容，不，还有一种比冷若冰霜更深刻更复杂的感觉！

“咏曼，你怎么了？”水晶顷刻被击碎，钟小晨的声音里夹杂着诧异、关怀和委屈，这样的咏曼令她痛心！

厉咏曼干脆不理她，加快脚步，冰冷的背影冻僵了她的心。

“咏曼，你到底怎么了？”钟小晨穷追不舍地赶上去，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不要用你的手碰我！”厉咏曼厌恶地甩开她，丢下的话不亚于一道惊雷，“我妈说你个孽种，你是我爸爸在外面的孽种，你害了我，害了我们全家！”

钟小晨的脑袋像被炸开了一样，再也说不出话来！她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的哭声刹那间爆发出来。悲凉的气息迅速弥漫宁静祥和的校园，连小草也哀戚地摇摆着。

厉咏曼也在哭，她把哭声哽咽在喉咙里，她并非完全忘记了和钟小晨的友情，童年的友情是最纯粹最真挚的，这种感情就像钻石一样透明，珍贵和坚固，所以她没法说她忘了她，可她更忘不了，她最好的这个朋友，给她的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感情是把双刃剑，往往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就是自己付出感情最多的人！

遍布天空的滚滚乌云好似一块深黑的幕布，世界如同一口巨大的棺材，被深黑的幕布掩埋。

钟小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踏进家门的，她觉得自己整个人轻得就像棉花。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和钟晴打招呼，只是闷闷地走向自己的那间小房间。

钟晴察觉到她今日的异常，走进房间，关切地开口：“你今天是怎么了？回家招呼也不打，就往房里钻，还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钟小晨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花，表情忧伤得不像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妈妈，您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我的爸爸到底是谁？”

钟晴的身体颤抖起来，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来缓解空气中越来越浓的心酸：“我和你说过了，你没有爸爸，你爸爸早死了！”

钟小晨瞪大了那一双迷茫的泪眼，那双泪眼让人不忍正视：“我有爸爸的，别的孩子都有爸爸，我怎么会没有？！我的爸爸是咏曼的爸爸，对不对，对不对？！”

也不知这孩子从何知道的真相，钟晴强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用严肃的口吻反驳她：“你虽然有爸爸，可和爸爸死了没两样，他当的是别人的爸爸，是别人的丈夫，从小我们就是母女俩一起过的，今后也这样过！”

“可我是个孽种，是咏曼亲口告诉我的！”钟小晨凄厉的童音如同一段凄伤至极的旋律，“我的出生就是给大家带来不幸的，有我不如没我好，我根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说出如此早熟如此绝望的话，钟晴感觉这话就像鞭子一样在狠狠抽打自己的心，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把孩子搂到怀中，失声道：“都怪妈妈不好，妈妈年轻时糊涂，犯了大错，害了自己，更害了你啊！”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家里，厉咏曼也看着往日恩爱此刻不共戴天的父母，把白天

变成了黑夜，把天堂变成了地狱。

“你这个不要脸的淫棍，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把孩子都生了，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嫁给了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不要脸做人，我还要脸做人呢！”刘娜彻底颠覆了她往常贤妻良母的形象，像一头发怒的母狮般砸完杯子又摔碗，听着瓷碗碎裂的声音，厉咏曼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碎了！

“你凭什么说我，你不就是个教书的吗，平常在家里喜欢唠唠叨叨的就算了，浑身还直冒土气，这年头哪个女人像你穿这么土的。你还像个女人吗？一点儿女人味都没有！还老不准我往外面跑，非得要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你，你才舒心！我告诉你，管得越严，就越容易出轨！钟晴她就是比你漂亮，比你有女人味，我当年和她偷腥也是被你逼的，怎样？！”厉天雷的耐性也突破了极限，他涨红了脸，扯着喉咙冲刘娜吼！

“我穿着那不叫土，叫朴素，给家里省钱！我唠唠叨叨也是为了给你指出缺点，要换了别人我还懒得讲呢！还有你天生就是个浪荡坯子，我管你你还这样，不管你，你都要把女人带回家来了！你自己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贼喊捉贼！”刘娜越说越气，忍不住拿起凳子，朝他砸去！

厉天雷被砸后，就像个被拔了毛的狮子，他跳起来怒吼着：“你敢打老子，老子长这么大，还没被女人打过！”

话音刚落，刘娜被冲上来的厉天雷扇了一个耳光！

刘娜哭喊着，马上用指甲在他脸上划出一道血痕！

“够了！你们够了！”厉咏曼稚嫩的童音猛烈地爆发出来，“你们每天都这样骂来打去，干脆骂死打死好了，然后我再陪你们一起死！这样，你们才会满意！”

然而她的哭喊犹如一朵小小的浪花，溅到父母愤怒的海洋里，马上就被吞没！

她绝望地看了父母一眼，疯了似的冲出家门！此时已是晚上八点左右，天色已晚，她一边哭，一边顶着头顶无边无际的黑暗，她踉踉跄跄地跑着，好几次差点跌倒，她真希望自己一下跌死，永远不再起来！

夜风轻轻地吹拂，钟小晨迎着夜风静静地踱着步子，看着夜色下摇曳的树影。她希望清凉的夜风能吹凉她发热的头脑，希望孱弱的月光能给她的带来一丝温暖。朦朦胧胧中，她又回想起和厉咏曼相识的日子，那次经历如同一道霞光，穿透了她此刻心中的黑暗——

记忆里的那天，天永远是那样蓝，风永远是那样柔。

砰的一声，钟小晨被人推在墙壁上，她还来不及说话，身体就被一双有力的手摁住。

“你这个没爹的野种，看你就不顺眼！”一个胖男孩一边恶狠狠地冲她吼，一边对

她挥舞着拳头！

“我不是野种，我有爸爸，我爸爸只是死得早！”钟小晨低声地抽泣着，眼中漾满了泪水和委屈，晶莹而又脆弱。

旁边的瘦男孩插嘴道：“你就是个野种，别人都说你妈妈没结婚就生了你，不是野种是什么？”

钟小晨难过得泪如雨下：“你不要诬陷我妈妈！我妈妈和我说她结过婚的，只是我爸爸死早了，我不是野种！”

“你不是野种就没人是野种了！”胖男孩看到她的眼泪更加起劲了，他高举右手，对着她脸上啪的就是一下，“抽你丫的小野种！”

钟小晨把泪水咽回肚里，虽然无力反抗，但她用一种鄙夷和仇恨的目光注视着他的眼睛。

“敢这样看我！”胖男孩怒道，再次举起右手。

“你住手！”一个很有气势的声音响起，在寂静的校园一角里，显得很有穿透力和震撼力！

胖孩子不由得胆战了一下，他壮胆一回头，发现一个蓄着刘海，长得很漂亮，大概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小姑娘，正在怒视着他们这对“胖瘦双煞”。

见是个女的，胖男孩胆子又大了一圈，他双手插腰，鼻孔朝天地冲她笑：“住手？就凭你？”

瘦男孩也嬉皮笑脸地开腔，他把拳头关节捏得咯咯作响：“你也想吃拳头啊，小美女！”

“吃拳头的是你！”小女孩快步上前，使出吃奶的劲儿朝瘦男孩鼻子上揍了一拳！

“哎哟——”瘦男孩的鼻子瞬间挂彩，他捂着鼻子，哇哇地哭起来。

“妈的！敢打我兄弟！”胖男孩气势汹汹地冲过来，饿虎扑食般地把小女孩摁倒在地上。

小女孩一时虽处于劣势，但她丝毫没有惧意，冲着胖男孩一阵连踢带咬。

胖男孩尽管一连扇了她几个耳光，但自己的耳朵却不幸成了她的口中俘虏。

“哎呀——”胖男孩一阵哭爹喊娘。可她就不松口。

“不敢了，松口啊，我真的不敢了！”

听到这话，小女孩终于松口。

为了挣回点儿面子，胖男孩装腔作势地喊了声：“算你有种，这次算了，下次可没这么便宜！”

他说完，挟起瘦男孩，“胖瘦双煞”屁颠颠地跑了。

小女孩像个威风凛凛的女战神一样看着他们，神气地喊：“没有下次了！”

这时，钟小晨走向她，清纯漂亮的大眼睛里饱含着感激：“谢谢你，你真了不起，我佩服死你了！”

小女孩抹了抹鼻子，豪气地说：“小CASE！我最讨厌这种装腔作势，欺负女生的臭男生了。”

“我叫钟小晨。”钟小晨很温柔地说，眼里的光芒比钻石还要璀璨珍贵，“你呢，你叫什么！”

小女孩真诚地看着她，亲切地说：“我叫厉咏曼，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钟小晨一时间竟有些羞怯，脸红的样子比芭比娃娃还要可爱：“我？我可以吗？”

厉咏曼哈哈大笑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马上，她拉着她走到旁边一棵大树下，指着树说：“这是香樟树，我妈妈说这是友谊之树，我们就在这儿结交吧。”

“好！”钟小晨微笑着，伸出她纤细漂亮的小手。

厉咏曼也微笑着，把手伸出和她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

风儿轻轻低吟，香樟树叶沙沙摇摆，像是命运的叹息悄悄来过。

那天，一场“美人救美”撮合了她们的友谊，而“友谊之树”见证了她们的友谊！

从回忆中缓过神来，钟小晨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的黑暗。她迷迷糊糊地走向当时的那棵香樟树下，就算不能将所有痛苦遗忘，她想总能在那儿寻找到一丝安慰与甜美的过去。

来到香樟树前，她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地上，一阵阵女孩伤心的抽泣声在她耳边响起。

她好奇地走上前去，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她差点叫出声来：“咏曼，是你！”

人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时，就会忘记所有的仇恨，只想找到一个依靠。厉咏曼抬起头看到她，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看到亲人那样，一下猛扑到她怀里：“小晨，小晨，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钟小晨伸出纤细柔软的小手抚摩着她，声音里充满了愧疚：“一定是因为我的事，你家的日子过得很不好了。”

“嗯！我的爸爸妈妈每天都不停地吵架、打架，他们还老说要离婚！”厉咏曼抽泣着，说到“离婚”两字时，像受惊的小猫一样颤抖着。

钟小晨的大脑快速地运转着，终于回想起老师说过的话：“我问过老师，她说我如果远离你们家，两家的矛盾或许就会慢慢解除。我明天我就求妈妈让我转学，转去很远的地方，这样你们家或许会回到往常那样！”

厉咏曼凄然凝视着她，依依不舍地开口：“如果这样，我们不就没法再见面了。”

钟小晨温言软语地安慰道：“我会告诉你，我在哪儿读书！你以后可以来找我啊！”

厉咏曼将她抱得更紧了，她像起誓一般说道：“我一定要去找你！你也要来看我！”然后，她将自己家的住址也告诉了她。

“友谊之树”下，时间仿佛倒回到她们初次见面的情景。她们拥抱得是那样的紧，像是长在了一起，怎能不紧呢？她们不但是最要好的朋友，身体里也流淌着一样的血啊！

厉咏曼到家时已经深夜了，门被打开，黑暗中母亲的脸死寂而又阴郁。

“妈妈，我回来了。”厉咏曼心头一凛，不敢对视她的眼睛，埋头往房间里走。

“慢着，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这么晚究竟去哪儿了？”刘娜的声音幽冷地响起，如同厉鬼索命。

厉咏曼哆嗦着转过身来，诚惶诚恐地道：“我一个人去外面散心了！”

刘娜忽地一脸狰狞，伸出手怨毒地戳她的额头，狠厉地道：“你一定是去见钟小晨了，除了她，你还能找谁？不准见那个孽种，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厉咏曼呆若木鸡地看着她，泪水就那样流了出来，在黑夜里幽幽地闪烁。

刘娜还嫌不够，她死死摁住她的肩膀，满腔的怨念尽数发作，她使劲摇晃着她，恍若癫狂：“你要给我记住，钟小晨是个孽种，是个要毁灭我们全家的孽种，是个要毁灭我们全家的孽种……”

厉咏曼失魂落魄，一脸苍白如死，黑暗中，那个曾经温柔慈祥的母亲，此刻却怒张瞳孔，满脸扭曲，形同地狱的恶鬼，那目光，是那地狱里的毒火；那声音，是那地狱里的嘶吼……

第二天放学后，钟小晨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等厉咏曼一起回家，因为她想在走之前见自己的父亲最后一面，从小她就对父亲这个词充满了幻想和期盼，如果不见这一面，她也许毕生都会活在遗憾之中！

她迈着快捷的步子赶到了厉咏曼家门前，可这时她却徘徊不定了，幻想了很久父亲的模样，幻想了很久见面的情景，再将呼吸放慢放轻，她终于按响了门铃。

她的运气真好，此时只有厉天雷在家。

门打开后，钟小晨看着眼前的中年男人，怯生生地开口：“叔叔，请问这是厉咏曼家吗？”

“是的！”厉天雷用轻柔的声音和和善的微笑示意她不用紧张。

钟小晨明亮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屏住了呼吸问道：“请问您是她的爸爸吗？”

厉天雷看着这个文静的漂亮女孩，温柔地说：“是的，小朋友，你是？”

钟小晨的泪一下子涌上了眼窝。厉天雷有点慌了，他不知道这个女孩为何要哭，

他着急自己是不是哪里吓坏了她或伤害了她。

钟小晨带着泪光，出神地凝视着他，迟疑了片刻，带着点哽咽说：“我是钟小晨！”

“钟小晨”这个名字霎时间像钢针一样扎进了厉天雷的心里，和妻子吵了这么多天架，这个名字他已无比熟悉，他已听了这个名字一百遍，想了这个名字一万遍，虽是三十多岁的大男人了，他努力控制自己，才没流泪，他激动地说：“让我带你在这附近走走好吗？”

钟小晨泪中带笑，听话地点了点头！

此刻，厉咏曼正好快要到家，她看到自己的父亲带着钟小晨离去的背影，她惊呆了，无数可怕的想象飞快地闪过她的脑海，等她回过神来，马上悄悄跟在了他们后面！

厉咏曼看到自己的父亲对钟小晨露出最美好亲切的微笑，看到他带她逛了很多店子，给她买了好吃的冰激凌，漂亮的衣服。她看到这一切，感觉自己的心正在被一把利刃一刀一刀地割，她难过得要死，痛得要死，却忘了怎么哭，只是不知不觉中已泪如雨下。这些天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她的家毁了，父亲变了，最好的朋友背叛她了。她的父亲有宽阔的肩膀，有慈祥的微笑，在她眼中是像山一样的男人，如今这座山无声地将她压入万丈深渊。还有她最要好的朋友钟小晨，虽然她为她生过气，但直到昨天，她在她眼中还是很纯洁善良的小姑娘，可现在她发现她比电视里的蛇蝎美女还要残忍善变，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给别人家庭带来灾难的私生子，而心怀愧疚地离开这个战场，而是像那罂粟花，把美丽露出来，毒素藏起来。

终于，她看到厉天雷带着钟小晨走出了店子，他们走到一条偏僻的巷子里，在说些什么，她竖起耳朵，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在寂静的巷子里，厉天雷伸出厚实的右手抚爱着钟小晨的额头，亲切地说：“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吗？”

钟小晨点着头，喜悦和满足的光彩在她甜美的微笑里熠熠生辉，她恍若一个降临在尘世的天使，“非常开心！”

“以后还想来吗？”厉天雷笑容可掬，内心的一腔温情伴随着话语像流水一般倾泻。

一下子，她的笑容凝固了，随后深深的忧伤就那样僵死在她脸上：“不了，我要走了！要和妈妈一起去很远的地方！”

厉天雷痛心疾首，用变调的声音问道：“为什么？”

钟小晨尽量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她的表情坚强得像一个大人：“我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我的出生已经给大家带来了不幸，我走了，也许能结束大家的不幸。”

厉天雷悲喜交集，他不知道该为女儿的离去和牺牲而惋惜，还是为女儿的善良和懂事而喜悦：“让爸爸最后再抱抱你吧！”

忘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着热泪紧紧地将女儿拥入怀中！他不再说话，不再说话！等两人慢慢平静后，他才挥泪和她惜别！

当看到他们紧紧相拥，用泪水和怀抱来温暖彼此时，厉咏曼放大了瞳孔，被黑洞般的幻想吞噬。幻想中是家庭的分崩离析，是母亲凄伤的泪脸，是自己死死拽着父亲的手，是父亲狠狠甩开她时，一脸的残忍与决绝！厉咏曼这样想着时，精神几乎要崩溃，她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脱离她的身体。钟小晨，你好狠，你真的好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唯一的亲姐妹，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恶毒，这么虚伪，好！你够狠，不过我不会输给你的，我不会！她一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一边疯狂地想用各种恶毒的办法来对付钟小晨，她想到她清纯迷人的外表，那张面孔绝对是女人们梦寐以求的财富，她想起电视里很多漂亮女孩被毁容后精神崩溃、痛不欲生的模样，想到这儿，她神志混乱地从书包里拿出了美术课用的小刀。

“钟小晨，你给我站住！”厉咏曼嘶吼着冲向钟小晨，当钟小晨回过头来，一个耳光毫无预兆地打在她脸上！

钟小晨被打得身子一个踉跄，她怔了会儿，委屈地问道：“咏曼，你为什么打我！”

“别给我装无辜！你刚才又去找我爸爸了，你把他抢到手了！你的诡计得逞了！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可是亲姐妹啊！你太坏了，太坏了！”厉咏曼觉得她在贼喊抓贼，恨不能将她扒皮抽筋。

钟小晨噙着泪，睁大了楚楚可怜的眼睛：“你误会我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的！”

厉咏曼怔怔地看着她的眼睛，这是一双水晶般清澈的眼睛，还带着点点泪珠，她的感觉大概是“我见犹怜”，是“一枝梨花春带雨”，她的字典里暂时还没有这两个词。总之这是一双有魔力的眼睛，她就是用这双眼睛骗了她！骗了她爸爸！

“你要给我记住，钟小晨是个孽种，是个要毁灭我们全家的孽种，是个要毁灭我们全家的孽种……”母亲歇斯底里的声音幻听般响起，如同亘古不变的诅咒，霸道地扭曲了她的每一根神经。她闭上眼睛也能看到母亲苍白却又狰狞的面孔，如同黑夜里的一张白纸，曲折迂回地飘荡。

此时，一起袭来的，还有她和钟小晨在一起的快乐回忆，钟小晨的每一份善良和纯真都像涨潮般冲击着她。每一次冲击都在她心脏割上一刀，每一次冲击都越发显出钟小晨的阴险和恶毒，每一次冲击都摧残着她的感情和自尊！

她的心脏在反复的冲击中不断地紧缩和颤抖着，她握着小刀的手也在不断地紧缩和颤抖着。痛苦和仇恨的表情却始终像岩石一样在她脸上僵固。

这是一个有着天使的眼睛的魔鬼！一瞬间，仇恨和绝望的潮水冲破了她的每一根神经的防线，她癫狂地喊道：“你是个魔鬼，我要杀了你这个魔鬼！”

她从胸腔中发出凄厉的叫喊声，她的魂魄仿佛也随着这叫喊一起冲到了九霄云外，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看到慑人的白光闪过，一把小刀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插进了钟小晨的胸口。

钟小晨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惨烈地跌倒在血泊里，那双不知属于天使还是魔鬼的眼睛也在血泊里安静地闭上了。

这是厉咏曼有生以来第一次触及鲜血淋漓的场面，她睁大了恐惧的双眼，像陷入了一个动一步就会送命的生死游戏，好半天她才在强烈的刺激下还魂，她手中的小刀落在地上，机械地张开口，倾尽生命的所有力量尖叫起来：“啊——”

医院急诊室门口寂静无声，几个大人急切的心跳声和来来回回的踱步声如同锤击般沉重，除此之外还有耳边那猎猎作响的风声，几个人就像风中一束小小的绒毛，随风摇摆，随风起伏，卑微地顺从着命运的摆布和审判。

刘娜一手紧抓着衣角，一手失控地捶击着大腿，泣不成声：“我的女儿怎么办啊？她做傻事了，她杀人了！小晨，你可千万不要死，千万不能死啊！你死了我们家咏曼还怎么面对这个社会啊？！”

厉雷霆坐在椅子上，忧伤的脸庞像苍老了几十岁，自己的女儿胸口被人捅了一刀，而捅她的人是他的另一个女儿，或许他才是最悲痛的人吧。

厉咏曼坐在一旁，面色惨白，眼神呆滞，她被刺激得不会说话，不会动。没有人知道这是因为她杀了一个小女孩，极度恐惧所致，还是因为杀了自己的亲妹妹，极度悲痛所致。

一会儿钟晴急匆匆地赶来，她哭得不行，她看到厉咏曼后，像看到猎物的饿兽一样冲到她面前，疯狂地抽她：“你这条毒蛇，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狠啊？她可是你亲妹妹！我女儿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就算她没死，我也要你丢半条命！”

厉咏曼如同一具僵尸坐在那儿，不反抗也不哭泣，她甚至感受不到疼痛！

“好了，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是做母亲的，可是你别打孩子好吗？她受的刺激已经够大了！她还太小不懂事，你放了她吧，你打她也没用！”刘娜走过来，低声下气地含泪求钟晴。

钟晴转过头来，一巴掌抽得她嘴角挂血：“你生出来的好女儿，有其母必有其女一点都没错，你和你女儿身上流的血都是毒蛇的血！”

厉雷霆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痛心地说道：“天啊！弄成这样还嫌不够吗，我求你们别再添乱了好吗？等手术结果出来了再说好吗？”

钟晴犹豫了会儿，凶神恶煞地说了句：“我女儿出了事，我要你们母女都偿命！”才勉强坐在了另一边。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快得人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慢得